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的全面发展实践逻辑

常晨晨

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 湖北武汉

【摘要】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强调劳动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实现人的本质力量与社会价值的关键。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劳动形态、劳动关系与劳动价值发生了深刻地变革，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践逻辑。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理论框架，探讨中国式现代化如何通过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推动劳动者主体性的生成与解放。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革了分配制度，为劳动者提供了公平的发展机会，以及劳动成果的共享。其次，现如今，数字技术与智能制造的深度融合，在重塑劳动过程的同时，催生了新型技能需求与职业发展路径。最后，社会主义劳动文化以工匠精神和劳动幸福为核心，有效调和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劳动与发展的良性互动，构建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导模式的以人为本的中国路径，为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当代发展提供了实践样本。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中国式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实践逻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研究”（22ZDA006）；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拉布里奥拉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X22S0029）；武汉工程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研究项目（2025JYXM24）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25 年 9 月 19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10 月 15 日 **【DOI】**10.12208/j.ssr.20250390

The practical logic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rxism view of labor

Chenchen Chang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Abstract】 The Marxism view of labor, which centers on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emphasizes that labor is not merely a means of livelihood but also a key to realizing human essential power and social value.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forms, relations, and value of labor have undergone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providing a new practical logic for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Marxism view of labor,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Chinese modernization promotes the formation and liberation of laborers' subjectivity through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First, the socialism market economy system has reformed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through public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providing workers with equitabl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a share in the fruits of labor. Second,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s reshaping the labor process while creating new skill demands and career development pathways. Finally, socialism labor culture, centered on the craftsman spirit and labor happiness, effectively reconcil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Through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labor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constructed a people-oriented Chinese path distinct from the Western capital-dominated model, offering a practical example for the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the Marxism view of labor.

【Keywords】 Marxism view of lab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Practical logic

作者简介：常晨晨，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南大学岳麓学院访问学者。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深刻揭示了劳动作为人类本质活动的实践属性，其当代阐释需要直面智能技术革命与全球治理变革的双重挑战。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与文化创新开创了劳动形态演进的新形态，重构了人的劳动幸福与全面发展的辩证关系。从对象互动到自由解放，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解析了劳动本质的三重意蕴，揭示出人的劳动从农业文明向智能劳动的现代化转型。现如今，生产资料公有与市场资源配置的分配正义，数字经济条件下劳动形态的变革以及新业态劳动者权益的保护，阐释了经济正义、社会尊严与生态转向三个维度下劳动的全面发展路径。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进程中，我们需要构建制度、技术、文化协同的劳动治理框架，使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有效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最终目标的实现，为全球劳动治理体系革新提供自觉主体性与文明包容性的实践路径。

1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当代阐释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通过揭示劳动本质中人与自然对象化的存在方式、剩余劳动现代性转化的价值逻辑以及异化消解的解放路径三重意蕴，结合农业文明向智能劳动转型的技术迭代与重复性劳动向创造性劳动的辩证重构，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破解劳动异化、实现自由发展的理论基石。

1.1 劳动本质的三重意蕴与实践指向

(1) 人与自然对象化互动的存在方式解析

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1]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将劳动的本质界定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在当代技术革命中，人与自然的对象化互动机制构成了人类存在的本体论基础，呈现出新特征。从哲学维度审视，劳动实践是主体通过工具中介将自然客体转化为社会存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主体将内在目的外化为改造自然的物质活动，使自然从自在转化为自为，实现了主体客体化；另一方面，自然规律通过劳动实践内化为人的认知结构与本质力量，完成客体主体化。马克思曾指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因此，这种主客体的双向互动揭示了劳动不仅是人类的生存手段，更是人类确证自身类本质的存在方式。

首先，对象化劳动在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中呈现出辩证地张力，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区分了对象化与异化的概念，前者作为劳动的本体显现出人的自由自觉，后者则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本质的扭曲。当今社会，技术中介日益复杂，劳动的对象化过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数字孪生技术使劳动对象从物理实体扩展至虚拟镜像，算法系统重构了主体对自然规律的认知路径。这种技术化、对象化的新劳动并未消解劳动的哲学本质，反而凸显出马克思所说的“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哲学命题的深刻性，也就是说，人类通过技术实现了对自然界的深度介入与意义赋予，使自然的存在形态与人的本质力量在更高层次上达成了辩证统一，以及人类生态理性的觉醒进一步丰富了对对象化互动的理论意涵。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法则。在生态哲学视域下，对象化劳动要求扬弃人类中心主义的征服逻辑，转向人与自然的共生，劳动实践既要实现自然的人化，亦需完成人的自然化，使物质变换过程与生态系统运行的客观规律相协调。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制度设计将生态理性嵌入了劳动过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从批判维度向建构维度的历史跨越，为对象化劳动的当代发展开辟了新的文明向度。

(2) 剩余劳动现代性转化的价值逻辑重构

剩余劳动的价值逻辑在技术革命与制度创新的双重作用下，正经历从剥削性攫取向共享性创造的当代转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剩余价值规律，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时间所有权与支配权的分离，其核心矛盾在于活劳动与物化劳动的对抗性关系。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这一矛盾演变为数据资本化与劳动主体性的数字化遮蔽，平台经济通过产消者的劳动模糊了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界限，将用户的社交行为、消费偏好等数字痕迹转化为剩余价值的源泉，形成非物质劳动剥削的新形态。这种转化颠覆了传统剩余价值的时空边界，要求重构劳动时间与价值创造的计量维度，以及数字剩余价值的生成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通过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实践，开辟了剩余劳动价值转化的制度路径。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框架下，剩余劳动的占有与分配突破了单一的资本逻辑，转向国家、市场与社会的三重调节。首先，国家通过税收杠杆与公共财政实现了剩余价值的初次社会化；其次，市场机制借助要素价格改革引导剩余价值向创新领域流动；最后，社会力量依托第三次分配促进剩余价值的普惠共享。基于此种三次分配制度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马克思所构想的重建个人所有制转化为现实治理机制，使

剩余劳动成果从资本积累工具转变为人的发展资源。

在哲学层面,剩余劳动的现代性转化标志着劳动价值论从客体化计量向主体性复归的跃迁,剩余价值成为衡量社会制度正义性的价值尺度,不再单独是剥削程度的量化指标。通过技术赋能与制度规约的双向互动,剩余劳动的价值实现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其终极指向是马克思所预言的自由王国中的人的劳动解放与全面发展的具体地历史地统一。

(3) 异化消解与自由复归的解放路径探索

劳动异化的消解本质上是对对象化劳动复归主体本质的辩证重构,其理论根基在于马克思对异化四重规定性的批判性超越。在技术资本主义的语境下,劳动的异化呈现为算法规训对劳动自主的系统性剥夺,以及数据殖民对主体意识的符号化收编。这种新型异化并非劳动本质的必然宿命,而是特定生产关系下技术工具化的病理表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揭示了自主活动与物质生活的生产劳动的统一,为消除异化提供了本体论路径,通过重构劳动过程中主体与对象、个性与共性的辩证关系,使人类的劳动从维持生存的手段升华为自我实现的本质活动。

自由复归的解放路径包含三重理论维度:其一,在制度层面,公有制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革命性改造,打破了物化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结构,使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分配回归劳动者共同体;其二,在技术层面,工具理性批判转向技术民主治理,算法透明机制与数据主权制度的确立,将技术中介从异化力量转化为解放潜能;其三,在主体层面,通过劳动过程的知识化与创造化,劳动者在对象化活动中重建对自我本质的觉知,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认知跃迁。这种三位一体的解放逻辑承继了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终极理想,又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回应了数字时代劳动异化的新形态。

劳动解放的实践哲学命题是异化消解,其理论内核在于重构劳动的二重性,传统劳动形态下,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对立统一是价值形式的矛盾载体,而如今,转化为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阶梯。直到劳动时间的解放与劳动空间的拓展在制度正义与技术伦理的双重规约下达致动态平衡,劳动将最终超越经济范畴的狭隘性,成为人的自我发展的本质力量,在自由复归中实现存在论意义上的完满性。“人在自由活动中获得无限敞开的发展可能性,人的丰富性和全面性就包含在自由发展的无限可能之中。”^[3]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赋能的协同机制,为破解劳动

异化困境提供了解放路径。

1.2 劳动形态演进的历史逻辑与技术张力

(1) 农业文明向智能劳动转型的技术迭代进程

在劳动形态从农业文明向智能劳动的演进中,技术迭代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机制,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辩证逻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劳动资料界定为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其物质形态的变革是劳动对象化能力的历史性表达。农业文明以土地依附性与经验传承性为特征,此时的劳动工具作为人类肢体的延伸,受限于自然的线性支配,而工业革命通过机械体系实现了劳动过程的抽象化分解,将劳动者的身体动作纳入标准化流程,却导致劳动本质的碎片化异化。进入现代社会,智能技术的崛起标志着劳动工具从物理实体向算法系统的转换,技术中介从物质性载体升华为认知性架构,重构了主体与对象、必然与自由的辩证关系。实际上,这种技术代际跃迁的深层动力,来源于劳动二重性的内在矛盾运动,即具体劳动的具象化技术与抽象劳动的社会化需求之间的辩证统一,推动技术体系不断突破物质性边界的束缚。

智能劳动的本质在于通过数据与算法的递归性交互,将劳动对象从物理实体拓展至虚拟镜像,使劳动过程超越时空约束,从而实现数字孪生式的创造性重构。然而,技术迭代并非价值中立的过程,其演进方向始终受制于生产关系的历史形态,即资本主义框架下的智能技术可能加剧劳动的抽象化异化,而社会主义制度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调节,能够引导技术革新回归解放劳动的本质功能。因此,劳动形态的智能转型最终指向的是人类存在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当算法系统承担重复性物质变换的职能,劳动者得以从必然性领域抽离,转向更具创造性与自由度的对象化活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技术体系与制度设计的协同演进,使智能劳动真正成为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在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中实现了劳动文明形态的更替,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文明的实践伟力。

(2) 重复性劳动与创造性劳动的辩证关系重构

如上所述,重复性劳动与创造性劳动的分野也根植于劳动二重性的内在矛盾,其辩证关系的重构本质上是人类解放进程的具象化展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具体劳动的物质变换过程与抽象劳动的价值形成机制构成了劳动的二重性,在技术中介的演化中,这种矛盾运动历史性地表现为劳动形态的分化。一方面,重复性劳动作为具体劳动的极端形式,固化为机械

性物质代谢的载体；另一方面，创造性劳动则趋向于抽象劳动的纯粹形态，升华为人类本质力量的自由表达。二者的对立折射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本质的割裂，只有在劳动解放的历史必然性之中才能实现其辩证统一的可能性，而现代技术革命为这种统一提供了物质基础。智能技术的认知增强效应消解了重复性劳动的机械属性，算法系统通过自动化接管程式化操作，使劳动者从必然性领域抽离，转向更具自主性的意义建构活动。这种转化是通过技术中介重构劳动过程的认知结构的结果，重复性劳动的经验积淀为创造性突破提供了物质基础，创造性劳动的理念外化赋予了重复性实践以价值自觉，二者在对象化与非对象化的循环运动中形成辩证统一，使劳动从谋生手段升华为自我确证的存在方式。

在资本主义框架下，技术应用加剧了劳动形态的等级化分裂，而社会主义制度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调节，将技术解放潜能导向人的全面发展，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向最终决定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辩证关系的演进方向。当重复性劳动的解放与创造性劳动的发展在制度正义的规约下达到动态平衡，劳动二重性的对抗性矛盾便转化为人的本质力量拓展的历史阶梯，最终为实现马克思所预言的劳动将会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第一需要以及劳动是为了满足人的自我需要的解放图景而作出实践奠基，为人的全面展开辟新的历史空间。

2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劳动维度的实践探索

在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指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在劳动维度开创性地构建起制度优势奠基、技术革命赋能、文化创新引领的三维实践进路，通过公有制与市场协同分配正义，重塑劳动价值的实现机制，依托数字技术与乡村振兴重构劳动形态空间格局，并以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化再造劳动价值认同体系，探索出一条制度、技术、文化协同驱动的劳动治理现代化路径，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文明启示与实践路径。

2.1 制度设计视域下的劳动保障体系建构

（1）公有制与市场协同的分配正义制度设计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揭示了劳动产品的分配方式，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社会产品的分配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社会主义分配正义奠定了物质基础与制度前提。在劳动保障体系的建构中，公有制通过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属性，从根本上消解了资本逻辑对剩余价值的独占性支配，使劳动成果的分配回归劳动者主体地位。这种制度设计的理论内

核在于，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保障劳动价值创造的集体性归属，以市场机制激活劳动要素配置的效率性动能，二者的辩证统一构成了分配正义的实践基础。

公有制对分配正义的保障作用体现在以下三重维度：其一，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占有消除了劳动异化的所有制根源，使劳动者对劳动成果的占有权获得法理性基础；其二，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共享机制将剩余价值转化为公共福祉，通过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形式实现劳动价值的二次社会化；其三，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赋予了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实质性支配权，使劳动过程的主体性参与与成果分配的公平性实现了制度性关联。与此同时，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公有制的分配相结合，通过价格信号、竞争机制优化劳动要素的流动性配置，从而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动态效率。这二者的协同是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的制度化表达，其理论创新在于突破传统计划与市场的二元对立，构建起公有制主体性与市场工具性有机融合的分配正义新形态。在公有制框架下，这一制度设计的哲学意义在于重构了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实践形态，劳动价值不再局限于商品交换的抽象量化，而是升华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社会承认，而市场机制则通过价值规律的物质性验证，使劳动创造力的差异化表达获得合理补偿。马克思曾指出，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劳动者将实现对劳动条件、过程与成果的全过程自主支配，这是制度协同的最终指向。

（2）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机制突破

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蕴含在生产、分配、消费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之中。三次分配制度的理论建构，标志着分配正义从单一经济维度向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复合维度的突破。首先，初次分配遵循市场价值规律，通过生产要素的贡献程度实现劳动成果的差异性配置；其次，再分配依托政府权威，运用国家税收、社会保障等工具矫正市场失灵；最后，第三次分配借助道德自觉与社会契约，推动资源要素的志愿性流动。在此基础上，构成效率、公平、伦理“三位一体”的分配体系，其制度创新的核心在于突破西方福利国家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路径，构建更具文明包容性的分配治理框架。

首先，初次分配制度突破了劳动的本体价值，通过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破除资本、技术对劳动价值的挤压效应，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法治保障体系，现如今，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劳动价值计量需要引入数字劳动贡献率作为指标，建立数据确认、算法审计等新

型分配规则,防止数字资本对劳动剩余的隐秘侵占。其次,再分配制度的创新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优势,超额累进税与资本利得税的改革强化了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力度,社会保障体系的全民覆盖与精准升级,则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消弭了社会主义国家中劳动人民劳动能力的先天性差异。最后,第三次分配制度设计更具有文明意蕴,通过文化认同建构与社会组织培育,将共享发展理念转化为自觉的财富流动实践,使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等非强制分配形式成为劳动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表达。

综上所述,三次分配协同理论重构了社会财富的文明属性,初次分配确立劳动价值创造的核心地位;再分配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正义追求;第三次分配升华劳动成果共享的伦理境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4]这种制度创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决定分配的基本原理,更通过分配关系能动的反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向人的解放维度持续进化,为共同富裕目标提供具有现实可行性与历史必然性的实践路径。

2.2 技术赋能驱动下的劳动形态当代变革

(1) 平台化劳动的双重效应调适机制

数字技术的资本化嵌入重构了劳动过程的时空逻辑与价值生成机制,在解放劳动生产力的同时催生出了新型的劳动异化形态。平台化劳动的本质是数据要素对传统劳动要素的殖民性替代,劳动对象从物质实体转向数据流量、劳动工具从机械装置升级为算法系统、劳动空间从物理场域扩展至虚拟拓扑。“简言之,凡是参与‘数字信息和通信技术价值链上的全部领域和所有阶段与环节’^[5]的工作,

或者涉及数字媒体内容生产和技术制造的活动,都是数字劳动。”^[6]这种劳动形态的转型赋予了劳动前所未有的流动性、可塑性及全球互联性,却也导致劳动关系的深度不稳定性与劳动价值的系统遮蔽性。其一,平台化劳动的双重效应根植于技术二重性的内在张力,作为生产力要素的数字技术释放了劳动的创造性潜能,算法优化使劳动效率呈现指数级增长;其二,作为生产关系载体的数字平台却通过数据垄断与算法控制,将劳动者异化为数字奴役下的认知劳工。这种悖论结构的表现是一方面,零工经济赋予劳动者时间自主权与职业选择自由;另一方面,算法评分机制与实时监控系統形成新型规训权力,劳动者的决策权被压缩至算法数据的有限选项。劳动自主性与技术依赖性构成新的

矛盾,要调和这种矛盾,需要重构技术治理的价值导向,即通过算法透明立法与数据产权确权,将技术中介从资本增殖工具转化为劳动赋权手段。

由此可见,劳动形态的调适需要突破技术决定论的桎梏,在制度层面构建人本导向的技术治理框架,这要求确立算法伦理的公共性准则,将劳动尊严、隐私保护等价值维度嵌入技术设计逻辑。同时,建立全球数字劳动公约,遏制平台资本的超主权剥削。唯有将技术革新纳入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的制度规约,方能实现“技术解放人”而非“技术支配人”的文明转向。

(2) 城乡劳动力的空间重构赋能路径

城乡劳动力的空间重构本质上是资本、技术与制度三重逻辑对劳动地理格局的协同再造。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揭示了劳动空间不仅是物质活动的容器,更是社会关系的扩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振兴战略通过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打破了城乡二元对立的传统空间秩序,构建起中心、节点与网络的新型劳动地理体系,技术赋能重构了城乡劳动力的空间配置逻辑。首先,5G网络与物联网技术消弭了物理距离对劳动协作的约束,使乡村劳动力得以远程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其次,区块链技术实现了农产品溯源与信用确立,提升了乡村劳动的价值捕获能力;最后,人工智能驱动下的精准农业重塑土地与劳动力的结合方式,推动农业生产从经验依赖转向知识密集。这种技术介入通过劳动过程的数字化解域与再域,构建起城乡劳动力的动态共生网络。与此同时,技术赋能的非均衡性可能加剧空间分化,数字基础设施的城乡落差可能诱发技术鸿沟,导致乡村劳动力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被边缘化。

因此,我们需要制度创新为空间正义提供保障,利用土地三权分置改革赋予农民对劳动空间的可持续支配权,使其从土地依附者转变为空间经营者,而城乡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促进了劳动力、技术、数据的相互流动,打破了传统中心与边缘结构的固化效应,分布式能源网络与智慧物流体系则重构了乡村劳动的空间经济性,使偏远地区获得参与现代经济循环的平等机会。由此可见,通过技术赋能与制度设计的协同,城乡空间得以重构,将乡村从劳动输出地转化为价值创造源,在空间维度实现了劳动解放与人的发展的辩证统一。城乡劳动力空间重构的目标在于构建差异共生的劳动地理新文明,超越城市中心主义的发展模式,在技术应用中植入地方知识图谱,在制度设计中包容多元劳动文化,使城乡空间成为劳动者自由发展的多维场域,而非资

本积累的地理工具。唯有如此,乡村振兴才能真正成为劳动形态文明跃迁的空间载体。

2.3 文化创新引领下的劳动价值认同形塑

(1) 传统劳动伦理的现代性转化机制

文化基因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的适应性重构需要完成传统劳动伦理的现代性转化,激活传统劳动价值观的规范性力量,使之与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性诉求达成辩证和解。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强调,伦理体系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不是被动反映,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中国传统劳动伦理以“勤勉敬业”、“重义轻利”、“家国同构”为内核,可以从以下两个维度实现其现代性转化的可能性,其一,劳动作为类本质活动的普遍性,使传统伦理能够超越具体历史情境的局限性;其二,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整合功能为伦理重构提供了制度容器与价值导向。这一转化机制遵循了解构、重构、再生产的三重逻辑,首先,通过批判性解构剥离了传统伦理中的人身依附、等级固化等封建性依附关系,保留其共同体意识与责任性伦理的精髓;其次,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解放理论为指引,将“勤勉敬业”升华为劳动者主体性自觉,“重义轻利”转化为集体利益与个人发展的统一,“家国同构”重构为个体劳动与社会进步的共生关系;最后,在新型劳动关系的实践中实现伦理规范的再生产,使传统价值观转化为现代劳动主体的自觉意识。由此,劳动伦理从外在规训转化为内在认同,从道德律令升华为存在方式,在历史的辩证统一中实现了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

(2) 新时代劳动精神的符号化内化路径

劳动精神的符号化内化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意义生产机制塑造主体认知结构的实践过程,阿尔都塞曾指出,意识形态将个体询唤为主体。新时代劳动精神以“工匠精神”、“创新意识”、“奋斗哲学”为核心符号,内化为依托符号系统的双重运作机制,一方面通过劳模形象、红旗渠精神的能指意义象征,构建劳动价值的文化表征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奉献、创造、协作的所指意义锚定,将抽象价值植入社会成员的认知图式。这种符号实践的本质是劳动意识形态从“他律”向“自律”的转化,其成功与否取决于符号系统与主体经验世界的意义共鸣程度。符号化内化的深层机制包含以下三个理论环节:其一,符码转换,将政治话语转化为日常生活符号,比如将“艰苦奋斗”具象化为短视频平台上的“技能达人”形象,实现意识形态的软性渗透;其二,意义循环,通过教育体系、媒介叙事、仪式展演等多重场域的符号互动,构建劳动价值认同的意义再

生产网络;其三,主体建构,劳动者在符号解码中重新定位自我与劳动的关系,将外在符号系统内化为认知框架与行为准则。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符号化内化过程中必须警惕符号系统的异化风险,当劳动精神被简化为诸如“996福报论”等消费符号或过度美化的“网红”景观幻象,将导致劳动价值的工具化消解。

劳动价值认同的形塑,标志着文化治理从规训模式向认同模式的转型,这种文化创新最终的指向是劳动解放这一终极目标,当劳动者在文化认同中实现自我本质的力量化表达,劳动便超越了异化状态,成为自由自觉的类存在方式,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文化实践诠释,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提供了价值论根基。

3 人的全面发展多维实践逻辑的现实建构

中国式现代化通过构建经济正义导向的劳动价值实现机制、社会尊严维度的权益保障体系与生态转向框架的绿色劳动文明,在高质量就业与产业链升级协同、新业态权益制度创新、碳中和劳动方式变革等多维实践中,为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时代化发展提供了经济、社会、生态三大实践维度的突破,开创了人的全面发展与劳动解放辩证统一的现实路径。

3.1 经济正义维度的劳动价值实现机制

经济正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核心命题,需要通过制度设计与生产关系的调整,实现劳动价值创造、分配与再生产的全过程正义。在数字化经济与全球化交织的当代语境下,劳动价值的实现面临双重挑战,一是资本逻辑对劳动成果的隐秘性侵占,二是技术革命对价值计量的颠覆性重构。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制度创新与理论突破,构建了劳动主体确认、要素分配优化、成果共享保障“三位一体”的经济正义实现机制,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当代发展注入了实践活力。

初次分配中,劳动价值的本体性确认是经济正义的逻辑起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生产资料私有制将劳动异化为资本的附庸。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通过公有制主体地位与市场机制协同,重构了劳动价值的本体论基础。公有制为主体消解了资本对剩余价值的独占性支配,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共享机制使劳动成果回归劳动者共同体;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产权多元化激发要素活力,但始终保持劳动价值创造的集体归属属性。

再分配体系的经济正义功能体现在对初次分配的结构性价偏与价值再生产,不同于西方福利国家的补

救性再分配,中国构建起预防性、发展型再分配制度。通过差异化税率设计,遏制资本收益增速大于劳动收益增速的马太效应。大数据征管系统精准识别高净值群体隐性收入,2022年个税专项附加扣除为工薪阶层减负4000亿元,实证劳动成果的普惠共享。全民医保、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现了社会保障的能力导向转型。区块链技术实现转移支付全程溯源,智能合约自动触发对弱势群体的定向补贴,算法模型动态评估区域发展差距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构建技术赋能的分配正义治理范式。

第三次分配超越传统慈善救济范畴,升华为劳动共同体意识的价值体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分配机制,使资本积累转化为人力资本投资,实现了社会财富的文明属性重构。慈善捐赠通过“命名权”与“社会声誉”挂钩,形成财富共享、社会认可、主体自觉的意义循环,将经济行为升华为价值选择。教育基金、科研捐赠等定向第三次分配,破解了“寒门难出贵子”的结构性困境,通过知识共享与机会开放,确保劳动价值实现机制的历史延续性。

在当今社会,数据已经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劳动价值的实现机制需要突破劳动与资本的二元框架,完成生产要素的结构性赋能。首先,建立个人、企业、国家三级数据产权体系,劳动者对自身行为数据享有收益权;其次,通过绿色金融工具实现生态劳动的市场化对价;最后,在人工智能时代,确立人类主导、智能辅助原则,立法规定AI创造价值的30%必须用于劳动者技能再培训基金,防止技术替代引发价值分配失衡,重构人工智能的劳动关系。

由此可见,通过三次分配之后的经济正义实现了劳动价值的再创造。其一,突破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机械对立,构建起劳动价值统摄下的要素协同分配模型;其二,将数字技术从资本价值增殖工具转化为劳动赋能治理手段,实现技术、伦理、制度的辩证统一;其三,通过三次分配的制度化、伦理化与可持续化,推动了经济正义从分配结果公平向发展能力平等的历史跨越。“同时,必须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推动人民群众的收入实质性增长,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7]

3.2 社会尊严维度的劳动权益制度保障

社会尊严作为劳动权益的伦理内核,其制度保障在于确立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主体性地位,使劳动

过程从异化的生存手段升华为自我实现的价值实践。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劳动尊严的制度化保障正是对这种社会性本质的规范性回应。在资本全球化与技术异化交织的当代语境下,社会尊严的建构需要突破传统权益保障的物质补偿逻辑,转向承认正义与能力发展的双重制度创新。

在承认理论中,霍耐特为劳动尊严提供了三重制度承认:第一,法律承认并确保劳动者享有免于歧视、强迫的法定权利;第二,社会承认通过职业声望体系赋予不同劳动以平等价值;第三,情感承认则依托集体协商机制保障劳动者的话语权与归属感。这样的制度承认构建了法律赋权、文化认同、情感共鸣的立体保障网络,使劳动者在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中实现尊严体验。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指出,劳动尊严不仅体现为免受剥夺的消极自由,更拓展至自我实现的积极自由。制度保障应该聚焦于劳动选择权、技能发展权、风险抵御权的能力三角,通过终身教育体系打破职业流动壁垒,借助社会保障网络消解失业恐惧,依托民主管理机制增强劳动过程控制力,由此可见,这可以将劳动权益从底线生存升华为发展赋能,使尊严保障成为人力资本积累的制度性动力。

数字监控、算法管理等技术权力的扩张,催生出了“数字泰勒制”对劳动尊严的系统性侵蚀。因此,制度创新需要构建技术伦理的双向规制框架,一方面通过算法透明性立法赋予劳动者知情权与异议权;另一方面建立数据主权制度,确保生物识别、行为数据等数字人格要素的自主控制。这种规制不是对技术进步的抗拒,而是重构人机关系,使数字工具成为捍卫劳动尊严的手段。

跨国资本的迅速流动与劳工标准的逐底竞争威胁了劳动尊严的普遍实现,因此,需要在主权国家与国际治理间构建制度保障的辩证联结,对内完善劳动法的域外适用条款,约束跨国企业责任;对外推动“一带一路”劳动标准互认,构建基于“差异互鉴”的全球尊严治理体系。通过这样的制度设计,既能够维护国家劳动主权,又通过文明对话抵制霸权式普世价值,实现劳动尊严的本土坚守与全球正义的辩证统一。

当劳动者在制度庇护下摆脱“工具化”生存状态,劳动便真正成为“自由自觉的类本质活动”,在尊严充盈中达成个体发展与人类解放的历史和解。社会尊严维度的制度保障通过生产关系调整重构劳动的人本属性,这一理论的建构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劳动异化批判

的当代价值,指明了技术资本主义时代劳动者主体性回归的制度化路径。

3.3 生态转向维度的绿色劳动文明转型

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框架下,绿色劳动文明重构劳动与自然的价值关系,实现“物质变换”的可持续性修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导致自然的“新陈代谢断裂”,人类通过劳动从自然中索取物质能量,却以污染与生态失衡的形式反噬自然系统。习总书记指出,“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8]绿色劳动文明的核心课题在于将劳动从自然征服工具转化为生态修复媒介,使劳动过程成为人与自然共生关系的再生产实践,而非单向度的掠夺性活动。

传统劳动价值论聚焦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经济效用,绿色劳动文明论引入生态概念构建劳动价值的复合计量模型。劳动成果的评价不再局限于市场交换价值,更需纳入对生态系统的正外部性贡献,这种劳动价值的重构将劳动视为自然生命网络中的有机节点,其价值实现依赖于在能量转化中维系生态系统的自组织平衡,也就是说,形成了生产关系的生态文明模式。

另外,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生态产权制度提供了实践基础,通过“三权分置”改革,将土地使用权、生态收益权与修复责任权绑定,劳动者在开发自然资源时同步承担再生义务。生态补偿机制通过市场定价使生态维护劳动获得经济对价,这种制度设计将马克思提出的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构想具象化为可操作的治理规则,使劳动从生态破坏的动因转化为修复的主体力量。还有,清洁能源、循环经济技术等绿色技术创新为劳动生态化提供物质支撑,但其应用必须接受生态理性的规约。“要通过高水平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加快形成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持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9]智能监测系统实时评估劳动过程的碳足迹,区块链技术实现生态贡献的可追溯认证,算法模型优化资源投入的边际生态效益。然而,需要警惕的是,技术工具化可能催生新的异化形态,借技术优势转移生态成本,“数字技术本身是中性的,然而一旦被资本家掌握,并且按照资本增殖的逻辑来应用,就会发生异化。”^[10]因此,技术赋能必须嵌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框架,确保其服务于劳动者与自然的协同进化而非资本积累逻辑。

除此之外,绿色劳动文明还要回应生态殖民主义的历史债务。发达国家通过产业链转移将高污染劳动外包,发展中国家承受生态剥削与气候灾难的双重不公。中国式现代化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构建基于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全球劳动治理体系,通过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共享低碳技术,在承认发展权差异的前提下,依托国际碳税机制调节生态劳动的价值分配,实现生态正义的代内代际平衡。绿色劳动文明的终极价值在于实现“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辩证统一,当劳动者在生态维护中确认自身为“自然存在物”,劳动便升华为联结自然生命力与人类创造力的文明纽带,在生态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共振中谱写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诗学。因此,绿色劳动文明的转型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理论深化,更在文明存续层面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劳动哲学的中国答案。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7-208.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9.
- [3] 成林、章彬堃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新探[J].学术交流,2025(4).
-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3.
- [5] 肖峰 数字劳动的边界论析:基于马克思劳动观的考察[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4).
- [6] 高斯扬 数字劳动的内涵及其中国式现代化旨归——基于马克思劳动观的观察[J].理论导刊,2024(8).
- [7] 周航、牛先锋 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J].理论视野,2025(2).
- [8] 习近平 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J].求是,2024(1).
- [9] 习近平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J].求是,2023(22).
- [10] 高斯扬 数字劳动主体性的生成、困境与治理:基于马克思劳动观视角[J].学习与实践,2025(5).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